

閑閑老人滢水文集

五



閑閑老人滢水文集卷第十二

碑文

史少中碑

始余聞季宏父名于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
善談論下至博奕亦絕人遠甚及來京師始識之
溫厚謙冲殆過所聞其問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
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己
尊禮之又與其婚陝西東路轉運使龐鑄才鄉有
冰玉之譽觀其為人與所交將其家世可知矣季

宏又嘗語其兄雋能詩洎山東詩人王順養道為
唱和友獨恨晚生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屨意必
有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悵
然曰先大夫之才之行不減古人鄉先生張晦嘗
志其墓矣崇慶二年公奕任太常丞命子壻龐鑄
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部尚書張文正公
為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東路按察
司事無何中原受兵大河之北莽為盜區鑾輿巡
幸陪都百官奔走扈從既而文正公泊龐鑄相次

下世求遺文于其家俱無有也公亦亦遭益都之
喪亂孑身渡河生平所藏書掃地無餘公奕不幸
早世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能道先君行事
者姑以舊聞粗記什一恐遂泯滅無傳惟是寃寃
之事所以托不朽者惟子是在敢以為請某與季
宏同寮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
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曾祖大
臨祖士元皆隱德不仕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
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

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旣歿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自立文學富瞻大名李奎名臣之舊館置公于門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主成安簿俄丁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辟舉監北京內東倉迂冀州南宮令涇州觀察推官德順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耀州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醫東歸世宗即位復為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年六十九卒于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大名俞

氏一男曰公雋妙齡秀發有聲場屋間詩筆妙絕
年二十八無祿早世再娶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
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有家法二男公彪公奕四
女適毛瑊賈錫任祚梁僕公彪武節將軍洪上埽
巡河公奕大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時李成
帥河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府
檄及囊封至縣封有河南印章及成手迹曰府主
須金如囊封之重縣吏股栗惟命是從公獨笑之
命啓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寔則吏死無為白公

卒令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日縣豪民
土八十者持吏短長為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
法中之縣官熟視不敢誰何公至召之庭中訓以
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為善人晚節居潞州上黨一
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數村之民九十人迎西齊王
以賽秋社儀衛之物頗僭制度利其財者構成其
罪縣獄具聞于州、將亦武弁有覬覦之心欲盡
誅之公獨慷慨別白其事州將不能奪竟全千人
之命公仕官四十餘年陸沉下僚心安氣和無不

遇之嘆及其亡也夫人毛氏護喪歸葬于大名縣
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少中
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顏色怡然似不能言者及臨
事毅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蓋天性然自太夫人之
亡家有二寡姊事之如母其月入之廩盡以二姊
主之夫人不與也與二兄居聚族三百指衣食之
如一其用廩也先其姪公明其仁于親族乃如此
是宜銘銘曰

沆之水出為濟經濁河不變其泚公之仕當

宋之季流離亂朝清而不滓如卓密縣遇建
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耳才德如彼位止
如此不亡者存必在其子孫

張左丞碑

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
禮文之事于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釐正國朝儀
禮成一代大典潤色太平皇矣唐矣然猶削牘大
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巡幸節財用慎法令明德
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議提刑不可罷者三章

救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証諫
殆無虛日其言明且清正而通雖魏鄭公展盡底
蘊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過也其長子翰林學
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冊佑佐

章宗泰和南征書詔旁午獨當大半以至函賊臣
之首獻搞軍之賞量增歲幣易叔以伯雖聖謀經
畧授之成筭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公其仲子也崇
慶二年公任諫議東海昏將復召用胡沙虎叅議
軍事公奏言胡沙虎為人遠近之人盡知之前知

大興府事專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部以示強
梁媚結近習以固稱譽及為山西將帥持師無律
民數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殺涑水縣令而已一
朝遇敵引數十騎先遁朝廷踰年廢而不用衆庶
莫不喜悅今若復用惟恐蠹國害民更甚前日一
將之用安危繫焉既寢而不用矣至寧元年夏六
月公又奏言朝廷欲起舊臣俾為元帥請以近事
明之內刺之為晉守裒刺之為元帥非不老且舊
也而不能全遼東之敗一文士一劇賊而能保山

西于屢戰人材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之治病一
醫不効必更求醫多方療之今正用前日之敗將
禦前日之勦敵求其成功亦難矣且胡沙虎為人
殘忌其相貌凶悖利害之機況有大于此者書奏
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胡沙虎以兵圍宮禁果有
弑逆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
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書翬帥師削其公子以不
義強君着履霜之漸是以及鐘巫之禍也胡沙虎
跋扈專制盖有漸矣哀哉然而知之非難言之難

言之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于未然之前則不信言之于已然之後則無及此天下所以多公先見之明而公亦不忍天下之被其禍也及至乎

宣宗即位公又首奏言乞正賞刑以順人心乃者群臣言東海侯不當立鄴陽石古乃死之非義此誠有違經旨不合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立不以正但嘗與隣國會盟列為諸侯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為臣子者豈容他議胡沙虎躬行弑逆當此之時鄴陽石古乃領步兵五百赴

援力戰而死忠義顯然今反以為邪黨恐非公議
宜先褒顯優贈官爵以勸忠義此賞之所宜先也
胡沙虎雖有援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皆
非人臣所為况以臣弑君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
傅亮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下詔暴羨之等罪誅
之以迎奉之誠免其妻子徙之建安今胡沙虎雖
死罪名未正宜令有司暴其罪惡除名削爵籍沒
家產雖妻子合緣坐乞依宋文故事免其妻子徙
之遠方此刑之不可不正也

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也
春秋魯隱公不書即位揖也及其薨不書葬君弑
而臣不討以為無臣子正其罪可也桓公殺公子
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貶况即位踰年得成為
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謂忠
乎引經據正可不謂貞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
也公諱某字信夫莒州日照人世業載清獻公文
正公碑第進士公之任諫諍也

宣宗命尚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胡沙
虎謗于廟堂宜降為庶人公與兄行簡引昌邑海
西故事宜降為王胡沙虎啣之不屑也又劾內族
訛可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叅政奧屯
牙哥篩詐不忠臨事慘刻党胡沙虎乞賜罷其在
涇也上封事言賊犯鎮戎女魯歡怯敵不救朝廷
遣使臣賞邊功多受銀馬饋遺非朝廷体舉鄜帥
合荅可任大帥自是權貴側目矣其餘隨事証救
多此之類初公叅大政也適高琪攬權醜正惡不

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公引太平舊制力抵其非及其大定勅旨省掾等不得叅注吏員上為動容會同列激之由是補外任及

上即位駟召起授尚書左丞首言

先帝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奏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咸謂公首蒙

聖主擢用雖有旨建明多不契上旨何也竊謂此乃吾君之所以聖人也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